

威廉·洛厄尔·凯恩和阿贝尔·罗斯诺夫斯基，一个是波士顿百万富翁的儿子，另一个是身无分文的波兰移民。他们同一天降生到世界的两端，命运的手却将他们推到了一起。

[英]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凯恩 与阿贝尔

卢欣渝——译

KANE and ABEL

杰弗里·阿切尔
最畅销作品

全球**1**亿读者
共同见证

两个男人纠缠一生的恩怨情仇

中国华侨出版社

[美]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凯恩
与阿贝尔

卢欣渝——译

KANE and
ABEL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恩与阿贝尔/(英)阿切尔著;卢欣渝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13-2197-8

I. ①凯… II. ①阿…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2623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0496

Kane and Abel

Copyright ©Jeffrey Archer 1979,2009

This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2009 by Pan Books

The right of Jeffrey Arche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 凯恩与阿贝尔

著 者/[英]杰弗里·阿切尔

译 者/卢欣渝

出版人/方 鸣

选题策划/王 娟

责任编辑/文 琦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18 字数/400千字

印 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197-8

定 价/36.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82605959 传 真:(010)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阿切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编故事高手。”

——英国《星期日邮报》

KANE and ABEL

JEFFREY ARCHER

作者的话

《凯恩与阿贝尔》让我今生有资格以作家自居。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我笔下最当红的作品。出版三十年来，我着手将它重写一遍，原因正在于此。重塑已有的作品，需要的是精雕细琢，为此我投入了九个月的时间。因为，除了需要小心谨慎地进行修改，故事情节必须是“原装”。

对这一次三十周年改版，我寄希望于老读者们的肯定；我更希望第一次接触本书的新读者们喜欢威廉·洛厄尔·凯恩和阿贝尔·罗斯诺夫斯基。

——杰弗里·阿切尔
2009年

献给迈克尔和简

第一部

1906～1923

1

时间：1906年4月18日

地点：波兰，斯洛尼姆

随着女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惨叫声停了下来；紧接着，响起了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号**。

树林里，有个小男孩正在打野兔，他有一双敏锐的耳朵。不过，小男孩始终也没弄明白，让他突然警觉的究竟是女人的最后一声惨叫，还是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号**。小男孩当时隐隐约约感觉到，他面临着某种危险，于是他猛地转回身子，瞪大了双眼，搜寻着四周。附近显然有个动物正处于痛苦中。小男孩以前从未遇到过能发出那种惨叫声的动物，因而他小心翼翼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这时，惨叫声已经变成了呜呜的哀号。在小男孩认识的动物里，没有一种动物能发出那样的声音。小男孩希望那是个小动物，以便一下子干掉它；真要是那样，桌子上的晚餐就不仅仅是兔子肉了。

小男孩蹑手蹑脚地向河畔靠拢过去，非同寻常的声音正是从那个方向飘过来的。他从一棵树后边躲闪到另一棵树后边，他用肩胛骨抵住每棵树粗糙的外皮，以便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倚靠着某种东西**。他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打猎的时候，绝对不能停留在空地上。他来到树林边缘，往河谷方向望过去，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河边**。直到这时，他才有点明白，声音是一只非同寻常的动物发出来的。小男孩猫着

腰，继续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靠近，他已经来到了没有任何掩蔽物的空旷地带。

这时候，小男孩看见了一个女人，她两腿岔开，赤裸着，她的裙子缠在腰部。小男孩以前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那样躺在地上。他迅速跑到女人身边，低下头看着女人的肚子，他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惧。他不敢伸手去碰那女人，女人的两腿之间躺着一个浑身粘满鲜血的、粉红色的小东西，小东西身上有一条像绳子一样的东西和女人连在一起。小男孩丢下刚刚逮住的几只兔子，在小东西旁边跪了下来。

小男孩惊恐地瞪着眼睛，长久地注视着那小东西。随后，他掉头看了看女人的身体，他马上又后悔不该那么做。女人的身体早已冻成了青紫色。对这个打野兔的孩子来说，女人憔悴的年轻面庞反倒像中年妇女的脸。用不着别人提醒，这孩子也知道，女人已经死了。小男孩伸手从女人两腿之间的草地上抱起那个黏糊糊的小肉团。如果事后有人问，当初他为什么那么做，小男孩一定会说，因为他担心那小东西会用指甲把自己皱巴巴的脸皮抓破。事实上，从来没人这么问过他。

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绳子相连。几天前，小男孩曾经亲眼目睹一只小羊羔出生的全过程。小男孩使劲回想着当时的情景，他依稀还记得牧羊人都做了些什么。但是，他眼前是个孩子，他下得了手吗？呜呜的哀号突然停了下来，小男孩觉得，他必须马上做点什么。他有一把剥兔子皮的小刀，他从刀鞘里抽出小刀，在袖子上蹭了蹭，犹豫了片刻，然后贴着孩子的肚皮把绳子割断了。立刻有鲜红的血从两个断口汩汩地涌出来。小羊羔生下来以后，牧羊人还做什么来着？为了止住血，他在绳子上系了个疙瘩。没错儿，绝对没错儿！小男孩随手从地上拔起一根细长的小草，在断口下边草草打了个结。然后，小男孩用双手抱住孩子，那孩子再次哀号起来。小男孩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只好丢下三只死兔子和刚刚生下孩子的死女人不管了。离开女人之前，小男孩把女人的两条腿并拢，还把女人的裙子拉到了膝盖处，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神圣的主啊！”小男孩大声念叨了一句。每当他做完一件特别好

的事或特别坏的事，总会这样念叨一遍。不过，当时他还无法确定，刚刚做完的事到底属于哪一类。

小男孩向自家的小房子跑去。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母亲肯定正在家里准备晚餐，其他东西全都准备齐了，就等他兔子带回家下锅了。眼下母亲肯定正在猜测，今天他逮住了几只兔子。八口之家，至少需要三只兔子。有时候，小男孩也能逮住从男爵的领地上跑出来的野鸭、野鹅、野鸡什么的。他父亲每天都在男爵的领地上干活。不过，今晚他逮住的却是一只完全不同的动物。

小猎手紧紧地抱着猎物来到了小房子跟前。他不敢腾出手推门，因而他抬起没穿鞋的光脚对着门踹起来，一直踹到母亲把门拉开。小猎手默默地把怀抱中的孩子捧到了母亲面前，可是，母亲并没有马上伸手接那小东西，她一只手捂着嘴，呆怔怔地站着不动，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神圣的主啊！”母亲念叨了一句，然后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小猎手看着母亲的脸色，他想知道母亲到底是快乐还是愤怒。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温柔，一种这个孩子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温柔。小猎手立刻明白了，自己肯定是做了件好事。

“是个小男孩儿啊。”母亲说着伸出双手，把孩子接了过去，然后问道：“在哪儿捡的？”

“在河边，妈妈。”小猎手答道。

“他母亲呢？”

“死啦。”

母亲又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快点儿，赶紧去找你爸，把这里的事告诉他。他会在领地上找到乌尔苏拉·沃依纳克。你先把他俩领到孩子母亲那里，过后别忘了把他俩领到我这儿。”

小男孩在裤子两侧蹭了蹭双手。让他觉得宽慰的是，幸亏他刚才没把这滑溜溜的小东西丢下不管。然后，他跑开找父亲去了。

母亲用一个肩膀顶住门，把门合上。她喊来老大弗洛伦蒂娜，让女儿在火上坐了一壶水。母亲坐到一个木凳上，解开围裙，把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小婴儿皱巴巴的小嘴里。只好委屈刚刚降生六个月的小女儿索菲娅了，今晚女儿不会有奶吃了。岂止如此，其实全家人都没饭吃了。

“干吗要这么做？”母亲自言自语，然后她用披肩把怀里的孩子裹了起来。“可怜的小耗子肯定活不到明天早上。”

一个时辰过后，接生婆乌尔苏拉·沃依纳克赶了过来，母亲没敢把刚才的话跟对方念叨。老接生婆给小家伙洗了身子，然后把扭曲的脐带重新打结扎好。父亲站在敞口的火炉一侧，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母亲絮絮叨叨地吐出一句古老的波兰谚语：“登门的不速之客会把上帝领进家门。”

她男人吐了一口唾沫，说：“让他去死吧，咱们的孩子还不够多啊！”

母亲假装没听见，她轻轻地抚摸着婴儿的头发。那头发稀稀拉拉，颜色倒是蛮深。

母亲问：“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她男人耸了耸肩膀说：“起名字有什么用？就让他没姓没名进坟墓算了。”

2

时间：1906年4月18日

地点：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医生攥住新生儿的两个脚蹼，他提起孩子，在孩子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婴儿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这里是美国麻省波士顿市的麻省总医院，它的主要宗旨是为患富贵病的人服务。不过，这家医院偶尔也会网开一面，为富贵人家接生后代。在这家医院里，前来生孩子的母亲们从来不惨叫，也绝对不会穿着衣服生孩子。

产房外，一位青年男子正在来回溜达。产房里，两位妇科医生和一位家庭医生正守候在产妇身边。产房外的准爸爸绝不会让他的第一个孩子冒任何风险。两位作为旁观者和见证人的妇科医生仅仅因为亲临孩子出生现场即可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其中一位妇科医生白大褂里边的行头是一身夜礼服。他原计划前去参加一个晚会，眼下晚会时间已过，然而，他说什么也不会放弃这次特殊的接生。早些时候，三位医生曾经用抽签方式决定谁来接生这个孩子，最终结果为，家庭医生麦肯泽尔中签。准爸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时，他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医生是个可靠的人，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青年男子没有任何理由为孩子的出生担惊受怕。一大早，车夫罗伯茨已经用豪华马车把他夫人安妮送进了医院。医生早已算准了日子，今

天是安妮怀孕第九个月的第二十八天。早餐过后，安妮就感到腹中下坠，青年男子当时被告知，他当天的银行业务结束后，孩子才会降生。这位父亲是个严守时刻的人，因而他认为，孩子的出生没有理由搅乱他井井有条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让自己停止踱步。护士们和医生们知道他在医院里，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加快脚步，同时还压低声音说话。直到走出他的听力范围，人们才敢提高嗓门。由于人们一向这样对待他，青年男子从来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医院里的绝大多数人从未亲眼见过他，不过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如果生下个儿子——青年男子从未想过生女孩的事，这样的想法一秒钟都没有在他的头脑里出现过——他就会出资修建这家医院急需的儿科大楼。他祖父曾经为当地修建了一座图书馆，他父亲修建的是一所学校。

满怀期待的父亲展开《波士顿晚报》读起来，在这种时候，他根本无心搞清楚报纸上文字的含义。他心里有点忐忑，甚至还有点生气。他们（除了自己，他把所有人都当作“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的第一个孩子必须是男孩何其重要。因为，唯有男孩才可能有朝一日接替他成为银行总裁和董事长。他翻开《晚报》的体育版，版面上的消息称，波士顿红袜棒球队击败了纽约高地人棒球队——其他人肯定会为这件事庆贺一番。接着，他注意到了头版的标题：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地震，旧金山已成一片瓦砾，至少四百人丧生——其他人肯定会哀悼罹难者。他憎恨这些消息，因为这些消息会让他儿子出生的消息大打折扣。人们应当记住，这一天除了球赛和地震，还发生过其他重要事。

他翻开报纸的金融版，查看了一下股市行情：股票下跌了几个点。妈的，这次地震让他在银行里拥有的股份损失了近十万美元。由于他在银行里的个人财富早已超过一千六百万美元，一次加利福尼亚州大地震不足以撼动他的里氏震级表！简而言之，仅仅依靠这一千六百万的利息带来的复利，青年男子这辈子已然可以过得非常安逸了。所以，他永远不会动用这一千六百万。虽然他儿子尚未出世，这钱已经是留给他儿子的了。青年男子不停地来回踱步，他假装在阅读《晚报》。

身穿夜礼服的妇科医生推开产房大门走了出来，他是来报信的。他觉得，他很有必要为即将到手的优厚酬金做点什么，不仅如此，他这身行头也让他成了最适宜宣布消息的人。两个男人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医生感到了一丝忐忑，但是，他不想在这位做父亲的人面前表现出这一点。

医生说：“恭喜你，先生，恭贺你喜添贵子，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人们恭喜新生儿的话怎么会如此庸俗啊！这是做父亲的头脑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为什么偏偏要用“小”字呢？这时，他突然醒悟，他刚刚听到的是个喜讯——他有儿子了！接着，他又想到了感谢上帝，可是，以前他从未信过上帝。妇科医生斗胆提出一个问题，这才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医生问：“你是否想好了孩子的名字？”

新父亲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他说：“威廉·洛厄尔·凯恩。”

几个小时过后，孩子的到来在全家人里引起的躁动终于平息了。其他人早已沉入梦乡，母亲仍然抱着孩子，她还没睡。海伦娜·科斯基维茨相信生命，她以生育九个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九个孩子里，有三个夭折于婴儿期，不过，她从未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如今海伦娜已经三十五岁，这让她意识到，生育能力曾经很旺盛的杰西奥再也不会给她添儿育女了。是上帝给她送来了这个孩子。可以肯定的是，这孩子最终会活下去。海伦娜思想简单，对她来说，这很合适。命运已经注定，她不会拥有超过维持起码生计的任何东西。由于吃得少，劳累过度，不过三十多岁的海伦娜看起来非常显老。她身材清瘦，一头灰发，这辈子从未穿过一件新衣裳，然而她从来没想到抱怨生活。她的脸上皱纹特多，与其说像个母亲，不如说更像个祖母。

海伦娜用力挤着自己的两只奶子，把乳晕周围都挤出了几个红印，奶头好不容易渗出了几滴奶水。三十五岁，人已经走到生命的中途，在这个时候，人们总该拥有一些值得传世的东西，海伦娜·科斯基维茨总算得到了一个珍贵的东西。

“妈妈最亲的小东西。”海伦娜温情地对孩子念叨着，然后，她把润着乳汁的奶头在孩子撅起的小嘴上蹭了蹭。婴儿喂奶的时候，他的一对眼脸掀开了。终于，母亲身不由己地沉入了深深的梦乡。

杰西奥·科斯基维茨生就一副臃肿的身躯，他头脑愚钝，脸上却长

满了值得炫耀的大胡子。如若不然，他这人整个就是一副奴才相。清晨五点钟，杰西奥醒了，这时他才发现，老婆和孩子还睡在摇椅里。整整一夜过去了，杰西奥一直没意识到，他老婆根本没睡在床上。杰西奥俯下身，看了看这小杂种，感谢上帝，至少这孩子眼下不再哭闹了。难道他已经死啦？是死是活，都跟杰西奥扯不上关系，让女人考虑生与死去吧！杰西奥的本分是，天一破晓他必须赶到男爵的领地上。他喝了几大口羊奶，然后用袖子抹了抹胡子。他一手拿着面包块，一手拎着几副打猎用的夹子，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杰西奥生怕吵醒那孩子，引得他哇哇哭起来。他甩开两脚朝林子走去，把小外来者抛到了脑后。杰西奥满心以为，今后再也见不着那小杂种了。

第二个走进厨房的是弗洛伦蒂娜。这时，破旧的座钟响了六下，座钟已经好几年没校准了。对于每天只需知道是否到了起床或睡觉时间的人们来说，有没有座钟无关紧要。弗洛伦蒂娜每天的活计之一是给全家人准备早餐。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过是给八口之家每人分一块黑面包和一份羊奶。然而，若想做好这件事，若想做到没有人抱怨自己分到的东西比别人少，至少也要具备智者所罗门那样的大智慧。

第一眼看见弗洛伦蒂娜的人难免会以为，她是个漂亮、纤弱、衣衫褴褛的小东西。两年来，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可以替换的衣服。不过，倘若把她自身的丽质和她所处的环境分开来想，人们便会明白，杰西奥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弗洛伦蒂娜的母亲。弗洛伦蒂娜有一头飘逸秀美的长发，还有一双闪烁着淡褐色的明眸，这跟她卑微的出身和养育她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弗洛伦蒂娜蹑手蹑脚地走到摇椅旁边，低头凝视着母亲和小男孩。弗洛伦蒂娜第一眼看见小男孩时，已经对那孩子爱得无法自制了。弗洛伦蒂娜都八岁了，还从来不曾拥有过娃娃。有一次，她倒是亲眼见过一个娃娃，那还是他们全家人应邀到男爵的城堡里参加圣尼古拉节欢宴时看见的。那时候，弗洛伦蒂娜甚至摸都没敢摸一下那美丽的小东西。现在，弗洛伦蒂娜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非要把这孩子抱进怀里的渴望。她